

司馬遷傳與史記研究

梁容若

司馬遷是我國第一位大史學家，他整理漢武帝以前二千四百多年的歷史，首創本紀世家列傳書表的體裁。史記的編法，成為我國歷代正史的一定體例。從班固修漢書起，一直到明朝人修元史，清朝人修明史，民國修清史稿，都脫不出他的影響。正史以外，許多地方志也是模倣史記的編法。流傳到外國，連日本、朝鮮、安南的歷史，也有一部分照史記的體例編。講到史記的文章，更為多數人所贊歎。唐宋以來，凡是講古文的，沒有不推重史記的。明清人更奉為寶典。我國史部的書雖多，讀者最多的要算史記。關於考訂司馬遷的事蹟，注解評論研究史記的人和書，也特別繁富。本篇想總合記述中外學者對於司馬遷傳記與史記研究的結論，並附述史記在海外流傳的情形，關係史記的各種資料，以供初學參考。

一、司馬遷的傳記

司馬遷，字子長，漢景帝中元五年（西元前一四五），生於龍門。龍門是山名，在今山西省河津縣西北，陝西省韓城縣東北，分跨黃河兩岸，形如門闕。在韓城縣少梁之南，芝川之西。有他的墳墓和祠堂。北宋尹陽給他立過碑。他父親名談，習道論於黃子，學天官於唐都，受易於楊何，學問很淵博。後來作太史令。太史令管天文測候、曆法歷史的編纂，圖書文獻的蒐集整理，是皇帝親信的官。遷九歲以前，在家鄉過耕田畜牧的生活。十歲隨父到長安，居茂陵顯武里。從諫大夫孔安國學古文，熟讀春秋左傳國語等古代史書。聞春秋說於董仲舒。二十歲漫遊今河南、山東、江蘇、浙江、湖南、湖北等地方，訪求古蹟名勝，軼聞故事。二十二歲回京，補博士弟子員。次年以歲試得高第，始仕為郎中。元鼎四年（西元前一二三），曾隨侍武帝，西巡隴西，登崆峒山。三十五歲從將軍李息，遠征西羌，至巴蜀以南，勘查印（今四川西昌）、笮（今四川漢源）、昆明（今雲南騰越）一帶，置武都、牂柯、越嶲、沈黎、文山等五郡。次年北歸，時武帝以封禪東行，駐蹕緱氏（今河南緱氏）。遷至行在報命，並謁父於河洛之間。未幾談卒，遺命教他作史書。元封三年（西元前一〇八）六月，遷始繼任太史令，時年三十八。以後屢次隨武帝，巡遊各地，北出蕭關，至代郡，南至江陵，祭九嶷，登廬山，循海遊琅邪。太初元年（西前一〇四），與中大夫公孫卿、壺遂等研討改曆法，參與討論者三四十人，遷總其成。遂制定太初曆，以正月為歲首。色尚黃，數用五，協音律，定宗廟百官之儀。時遷以侍從顧問為武帝所信任，為最得意時。天漢二年（西元九九），將軍李陵以孤軍五千，深入匈奴數千里，為敵軍八萬騎所圍，轉戰八日，殺虜萬餘，力盡被俘。遷以為陵不死，為欲待機以報漢，並誇揚其功。武帝以為朋比阿私，為李陵遊說，並隱諷主帥李廣利，擁兵縱寇，因下獄論罪。次年邊報誤傳李陵教單于治兵，遂族誅陵家。遷亦以誣罔，下腐

刑，時年四十八。有悲士不遇賦，或作於是年。太始元年（西前九六）夏六月，大赦天下，遷出獄爲中書謁者令。謁者令爲官者之長，仍尊寵任事。惟遷已絕意於政治，專心著書。征和二年（西前九一），年五十五，有報益州刺史任安書，詳述生平行誼，與著書旨趣。當時史記已大體完成，惟尙未潤色。遷卒年不明。約在昭帝始元元年（西元前八六）以前，因次年已由郭穰繼任中謁者令。如卒於武帝後元二年（西前八七），享壽當爲五十九歲。（注一）

二、史記的編纂

司馬談以爲他們先人自虞夏以來，世代作史官，到周末才棄職他去，他自己又作太史令，有修史的責任，所以臨死勉勵兒子，繼承他的志願修史。所以史記資料的收集，編輯的初步設計，一部分稿件的初編，是從司馬談開始的。司馬遷開始工作，大概從繼任太史令起。他所根據的史料就是西漢的政府藏書。從蕭何編次的律令，韓信整理的軍法，張敖訂定的章程，叔孫通規定的禮儀起，一百多年，天下的遺文古事，都集中在太史公。後來劉向劉歆所校訂的古書，班固根據以編漢書藝文志的書，大部分是他見過的。左傳、國語、世本、戰國策、楚漢春秋一類書，包含的史料多，引用也多。此外儒家的經書傳記、諸子百家、雜書、辭賦，沒有不涉獵到的。單就史記本文所提到的書，就有詩、書、易、禮、周官、韓詩內外傳、古文尚書、書序、春秋左氏傳、公羊傳、穀梁傳、國語、鐸氏微、虞氏春秋、呂氏春秋、論語、孝經、中庸、弟子籍、五帝德、帝繫姓、夏小正、王制、五帝繫譜、尚書集世、春秋歷譜牒、禹本紀、山海經、秦記、蒯通長短說、太公兵法、司馬法、管子、晏子、晏子春秋、孫子、吳子、魏公子兵法、老子、墨子、李悝書、商君書、申子、莊子、孟子、鄒衍鄒奭書、淳于子、慎子、環淵子、尸子、公孫固子、公孫龍子、荀子、韓非子、陸賈新語、離騷、宋玉唐勒景差賦、董仲舒書、賈誼賦及論著、司馬相如賦等著作。當時中央和地方的行政記錄報告，也都集中在太史令手裏。他整理排比這些史料，加上自己多年旅行全國各地所看到的史蹟史物，所聽到的口碑傳說，以直接見聞與史料相印證，批評鑑別，博觀慎擇，所以他的作史資料的根據是很堅實的。也可以說，西漢人只有他，有這種優越條件。

史記的記事，上起黃帝，下止武帝太初年間。其言「訖麟止」者乃泛指獲麟時代，非斷限於武帝元狩元年（西元前一二）獲麟。上下二千四百多年，計共一百三十篇，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。內容分十二本紀、十表、八書、三十世家、七十列傳。十二本紀以帝王爲中心，記全國性大事，從五帝（黃帝、顓頊、帝嚳、帝堯、帝舜）到漢武帝，有年的分年、沒有年的分代。項羽、呂太后因爲實際上有一時期主持全國政權，所以都作本紀。秦周的本紀都從先代敘起，爲的使原委明瞭。十表以時間爲中心，編排各代同類的大事。年代已經不可考的作世表，年代可考的作年表，變化太劇烈的時候作月表，經緯人地，以便檢查。八書記典章制度，社會文化的沿革，也可以說是問題中心史，如禮儀、音樂、曆法、天文、鬼神、水利、經濟等都有專篇記述。世家記封

建世主的存亡，分國按家記述。孔子與陳涉，都影響深遠，一個「爲天下制儀法，垂六藝之統紀於後世」，一個爲亡秦開漢的首功，爲了表示尊重，所以列入世家。列傳分量最多，分類記各重要人物，有的人自爲傳，有的合傳數人，有的連類附述。有的人時代雖隔，精神相通的，也便敘在一起，如屈原賈誼傳是。同一類型的人，按照先後編在一起，如刺客、循吏、儒林、酷吏、游俠、佞幸、滑稽、日者、龜策、貨殖等傳是。還有一種傳，專記四夷的事，如匈奴、南越、東越、朝鮮、西南夷、大宛等傳是。本紀世家書表列傳，互相照應連繫，形成一種有組織的歷史。要通讀全書，才能體認到他配分的縣密，詳略去取的匠心。

司馬遷著史記的目的，固然在整齊史料，編一部淵貫古今的通史，以便一般人閱讀，但是太史公自有他一套政治思想，批評標準。他所艷美的是孔子的作春秋，「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，以爲天下儀表，貶天子，退諸侯，討大夫，以達王事。」「上明三王之道，下辨人事之紀；別嫌疑，明是非，定猶豫，善善惡惡，實實賤不肖；存亡國，繼絕世；補敝起廢，王道之大者。」他模倣春秋的作風，作成一部書，「欲以究天人之際，通古今之變，成一家之言。」自序說：「略以拾遺補闕，成一家之言，厥協六經異傳，整齊百家雜語，藏諸名山，副在京師，俟後世聖人君子。」這樣史記就不僅是一部記事的書，它處處寄託有作者的理想人格。他不但企圖論定千古真正的是非，也努力於保存當代的客觀是非。他以獨特的眼光，傳貨殖，記游俠；採流行的輿論，貶衛霍，褒李廣，都可見他的著書風度。

史記本古史通名。漢書藝文志據劉歆七略稱遷書爲「太史公百三十篇」，楊惲傳謂之「太史公記」。漢書宣元六王傳稱「太史公書」，班彪論略，王充論衡同。荀悅漢紀范曄後漢書班彪傳，始稱司馬遷著史記，蓋沿用古名，以爲太史公記之省稱。（注二）

三、史記的增補竄改

據史記自序，百三十篇，粲然具備。然而漢書司馬遷傳已稱「十篇缺，有錄無書」。晉葛洪西京雜記說：「司馬遷作景帝本紀，極言其短，及武帝之過。帝怒而削去之。」裴駰注漢書引衛宏漢書儀，亦有此文。張晏謂：「遷沒之後，亡景紀、武紀、禮書、樂書、兵書、漢興以來將相年表、日者列傳、三王世家、龜策列傳、傅靳成列傳。元成之間，褚先生補缺，作武帝紀、三王世家、龜策日者列傳，言辭鄙陋，非遷本意也。」張守節謂：「褚少孫補景武紀、將相表、禮樂律書、三王世家、傅靳、日者、龜策傳。」司馬貞則謂：「景紀、取班書補之。武紀、專取封禪書。禮書、取荀卿禮論，樂書、取禮樂記，兵書、亡不補，略述律而言兵。遂分歷述以次之。三王世家、空取其策文以續此篇何率略且重非當也。日者、不能記諸國之同異，而論司馬季主。龜策、直太卜所得占龜兆雜說，而無筆削功。何燕鄙也。」以上所述，均係整篇缺失。當時書籍以鈔本流傳，如此龐大卷帙，零星殘逸，勢所難免。其因犯忌諱而刪除，或爲傳誦者所省略之篇章，異時秘本復出，併入增補之部分，亦勢所難免。

增補史記，以漢褚少孫爲最早。少孫沛人，師事王氏，元帝成帝間爲博士。又據劉知幾史通正史篇說：「史記太初以後，

闕而不錄。其後劉向，向子歆，及諸好事者，若馮商、衛衡、揚雄、史岑、梁審、肆仁、晉馮、段肅、金丹、馮衍、韋融、蕭奮、劉恂等，相次撰續，迄於哀平間，猶名史記。」據此則東西漢之交，續史記者將二十家，而皆仍其舊名。班彪續作數十篇，當初目的亦僅在補充遷書。全書既以增補，則傳鈔原文的時候，適應史事發展，略加增益，事極可能。史記中常有記武帝卒後事，爲司馬遷決不及見者，如

甲、酷吏傳載：「杜周捕治桑弘羊弟子。」事在昭帝元鳳年間（西元前八〇至七五）。

乙、楚元王世家記：「地節二年中人上書告楚王謀反。」宣帝地節二年（西元前六八）距武帝卒已十九年。

丙、齊悼惠王世家載：「建始三年，城陽王景卒。同年，菑川王橫卒。」成帝建始三年（西元前三〇）距武帝卒已五十七年。

丁、將相名臣表，武帝後續以昭、宣、元、成四帝，直至鴻嘉元年止。成帝鴻嘉元年（西元前一〇）距武帝死已六十七年。

今本史記，多經後人附益竄亂，頗失太史公書本來面目，事實顯然。近人崔適著史記探原，歷舉史記中全文或部分可疑之處，其所論列雖或失之輕斷，然固不少可信者。今總合各家所考訂，記各篇問題如下：

1. 秦始皇本紀 裴駰謂「班固奏事云，太史遷取賈誼過秦論上下篇，以爲秦始皇本紀陳涉世家贊文。」上篇既見陳涉世家贊，本篇贊文應止下篇，餘皆贅附。襄公立享國十二年以下，後人附益。

2. 孝景本紀 張晏注漢書司馬遷傳，以爲已亡。司馬貞謂取班書補之。惟陳仁錫崔適均以爲此紀未亡。

3. 孝武本紀 張晏以爲亡，褚少孫補作。漢興已六十餘歲以下全采封禪書文。梁啓超疑褚補篇亦亡，後人割裂他篇充數。

4. 三代世表 篇後張先生問褚先生至豈不倖哉，褚少孫補。

5. 漢興以來諸侯王年表 裴駰以爲太始以後，後人所續。崔適以爲褚少孫作。瀧川以爲後人附益，並改今上爲孝武。

6. 高祖功臣侯者年表、惠景間侯者年表、建元以來侯者年表、建元以來王子侯者年表 以上各表崔適均定爲褚補，或後人就原作附益。

7. 禮書 首序似出史公，禮由人起至卷末取荀子禮論。張晏以爲原作亡。

8. 樂書 首序似出史公。後人取荀子禮記韓非子附益。張晏以爲原作亡。

9. 律書 首序似出史公，以下後人附益。張晏謂「兵書亡。」顏師古云：「序目無兵書。」司馬貞云：「兵書遷沒之後亡，褚少孫以律書補之。」

10. 曆書 曆術甲子篇焉逢攝提格至祝犁大荒建始四年，後人附益。崔適以爲妄人錄漢書律曆志。

11. 天官書 卷末蒼帝行德至客星出天廷有奇令，後人附益。崔適以爲後人錄漢書天文志。

12. 封禪書 卷末其後五年復至泰山修封還過祭恒山十五字，及今上封禪，其後十二歲而還，編於五嶽四瀆矣，後人附益。

- 13 陳涉世家 贊褚先生曰，當作太史公曰。秦始皇本紀附班氏奏事可證。
- 14 外戚世家 篇中有褚先生曰，又有鉤弋夫人節，此續後又補之例。
- 15 楚元王世家 王純立至彭城郡二十七字後人附益。
- 16 齊悼惠王世家 是爲惠王至十五歲四十八字，是爲頃襄王至十一歲卒四十四字，後人附益。
- 17 曹相國世家 征和二年中，至國除十一字，後人附益。
- 18 梁孝王世家 篇末有褚少孫補。
- 19 三王世家 有褚少孫補。
- 20 賈生列傳 卷中孝武宣作今上，至孝昭時列爲九卿，後人附益。
- 21 鄼商列傳 爲太常坐法國除七字，後人附益。
- 22 張丞相列傳 卷後孝武時丞相多甚不記，至困厄不得者衆甚也，有褚少孫附益。
- 23 酈生陸賈列傳 篇中有後人引楚漢春秋附益。
- 24 田叔列傳 數歲爲二千石，至陘城，今在中山國，後人附益。褚先生曰至後進者慎戒之，褚氏附益。
- 25 衛將軍驃騎將軍列傳 卷末錄從軍諸將事，後人附益。
- 26 平津侯主父偃列傳 太皇太后詔至朕親臨拜焉，班固稱曰至亦其次也，皆後人附益。
- 27 司馬相如列傳 贊揚雄以爲靡麗之賦至不亦虧乎，後人錄漢書補入。
- 28 儒林列傳 崔適以爲多從漢書竄入。篇中所陳，頗有與史遷持論不同者。
- 29 酷吏列傳 周中廢至家貲累數百萬矣，後人附益。
- 30 滑稽列傳 褚先生曰，至辯治者當能別之，褚少孫附益。
- 31 日者列傳 卷首至余志而著之，或爲褚少孫附益。
- 32 龜策列傳 有褚少孫補。

清末康有爲作新學僞經考，以爲西漢末劉歆典校中秘書，爲欲宣傳其古文經傳，曾有計畫地竄亂史記。歆爲續史記十六人之一，又學博名高，其所改竄者遂風行於天下。崔適梁啟超皆就康說推衍，以爲一、史記中凡言終始五德者，如五帝本紀、秦始皇本紀、十二諸侯年表、孟子荀卿列傳張蒼傳等篇，皆經歆改。二、凡言十二分野者，如十二諸侯年表齊宋鄭世家張蒼傳等篇亦然。三、凡言古文尙書及所述書序夏殷周本紀齊魯衛宋世家等篇，亦由歆闖入。四、凡記漢初古文傳授者，如儒林傳張蒼傳等亦失本來面目。此說頗有夸張臆測，放大範圍之處，惟劉歆一派學者與史記之增補竄改，不無關係，則亦可以相信。（注三）

四、史記的注解與研究

史記在後漢，頗有人譏評。班彪批評他：「務欲以多聞廣載爲功，論議淺而不篤。其論學術，則崇黃老而薄五經；序貨殖則輕仁義而羞貧賤；道游俠則賤守節而貴俗功。此其大蔽傷道，所以遇極刑之咎也。」班固也說：「至於採經據傳，分散數家之事，甚多疏略，或有抵牾。」范升曾舉史記違戾經義者三十一事，白於光武帝。楊終受明帝詔刪史記爲十餘萬言。漢末王允則直斥史記爲謗書，以武帝不殺司馬遷爲憾事。三國以後，史記漸受推重。東晉末東莞人徐廣研核衆本，著史記音義二十卷，爲史記注之最古者。劉宋裴駟繼之爲史記集解八十卷，梁鄒誕生有史記音三卷。到唐朝史記的研究大盛。從王元感作史記注百三十卷起，有許子儒注、劉伯莊注、陳伯宣注、徐堅史記地名、李鎮史記義林、陸蒙史記新論、裴安史記訓纂、韓琬續史記等書，而司馬貞的史記索隱，張守節的史記正義尤爲有名。現在載在隋書經籍志唐書藝文志、日本國現在書目的史記古注，大部均已亡佚。僅有集解索隱正義三種流行，稱爲史記三家注。

史記集解八十卷，宋裴駟撰。駟字龍駒，河東聞喜人。父松之，曾注陳壽三國志。駟官至南中郎參軍。少承家學，以徐廣史記音義，粗有發明，殊恨省略，乃採九經諸史，並漢書音義，及衆書之目，別撰此書。其所引證，多先儒舊說。隋唐志著錄均爲八十卷。毛氏汲古閣刊本，析爲一百三十卷，原第久不可考。北宋人合刻三注，明代監本承其風，以索隱正義附集解之後，並濫施刪削，訛舛遂多。今臺灣廿五史編刊館正影印宋刊史記集解。

史記索隱三十卷，唐司馬貞撰。貞開元中官朝散大夫弘文館學士，出爲潤州別駕，遂贈以終。少受史記於崇文館學士張嘉會，以爲褚少孫補司馬遷書，多傷駁，又裴駟集解，舊有音義，年遠散佚。諸家音義延篤音隱，鄒誕生柳顧言等書亦失傳，而劉伯莊許子儒等，又多疏略，乃因裴駟集解，撰爲此書。其注遷書，如陸德明注經典釋文之例，惟標所注之字。蓋經傳別行之古法。凡二十八卷，末二卷爲述贊一百三十篇，及補史記條例。自序謂：「探求異聞，採摭典故，解其所未解，申其所未申。」毛晉跋史記索隱後說：「讀史家多尙索隱，宋儒尤推小司馬史記，與小顏氏漢書，如日月並照。」貞書本別行，三家注合刊本，分鈔時亦頗有刪削。今有毛晉重刊北宋秘書省單行本。

史記正義三十卷，唐張守節撰。守節略後於司馬貞，曾官諸王侍讀率府長史。其學出於張先生，張先生事不可考，或疑卽司馬貞師張嘉會，不知信否。守節書成於開元二十四年（西元七三六），自序言：「涉學三十餘年，六籍九流，地理蒼雅，銳心觀採，評史漢，詮衆訓釋而作正義。郡國城邑，委曲申明，古典幽微，竊探其美，索理允愜，次舊書之旨，音解兼注，引致旁通，凡成三十卷，名曰史記正義。」是書原本三十卷。晁公武陳振孫二家所錄，則作二十卷。蓋標字列注，略如索隱。後人分鈔，散入句下，已非其舊。明代監本採附集解索隱之後，更多所刪節，失其本旨。清張照史記序考證說：「集解之文，混入索

隱，索隱之文，混入正義。又正義之文，十缺四五，顛倒錯亂，不可枚舉。今補刻闕文，不下千百條，而正義十居其九，不能逐條詳載考證內。顧正義無古刻原本可據，各本彼此多寡不同，今校定付刊之後，時或又得數條。其不可少者，重鈔添入，無關緊要者，仍從割棄。蓋即更數年搜羅，終不能信爲正義全本也。」日本瀧川龜太郎據慶長寬永活字本史記及桃源史記抄、幻雲抄、博士家史記異字，校輯史記正義佚存二卷，凡一千二百三十三條，皆今三家注本所無，錄入其所著史記會註正義各條，以爲略復張氏之舊。朱世泰作史記正義說例、史記正義本異文考，知訛誤處仍多。正義多存闕文古字，持論亦不正，唯病在蕪蔓，故多遭刪節。(注四)

宋太宗淳化五年(九九四)，詔杜鎬等校刊史記，是爲史記有刻本之始。劉敞侍英宗講筵，以史記進講。學者如歐陽修司馬光劉攽劉恕蘇洵父子，呂祖謙、洪邁、黃震、真德秀、王應麟等，均深於史記。鄭樵作通志，尤推重司馬遷之卓識奇才。惟宋人關於史記，並無名世專著。金王若虛多研討史記文章，元馬端臨胡三省等，喜爲名物考訂。明代史記之研讀大盛。惟大率以評解文章爲能事。楊慎有史記題評，柯維騏有史記考要，唐順之有史記選要，歸有光有五色評點史記，陳仁錫有史記考。其以史記評抄名書者，有王鑒、陳沂、何孟春、王革、茅瓚、董玠、凌約言、王維禎、茅坤、張之象、王慎中等之作，而凌稚隆之史記評林百三十卷最有名，因正文及注，校刻較精。沿至明末，尙有陳子龍之史記測義，葛鼎之史記彙評，鄧以瓚之史記輯評。清康熙六十年(一七二一)錢塘人姚祖恩(署名芋田氏)，輯史記菁華錄，爲近百餘年來，最流行之通俗史記讀本，其作風實繼承自明人。(注五)吳見思之史記論文亦然。

清代史學昌明，史記爲家弦戶誦之書。校勘異文，考訂名物故實，發明史法史意，乃至評論文章，研討字義，或勤爲專書，或散見文集雜著，實屬美不勝收。日本瀧川龜太郎爲史記會註考證，引用清代作者自顧炎武以下，至六十餘人，各種著作至七十餘種，而遺落仍甚多。舉其重要者，有方苞史記注補正一卷(廣州局本)、邵泰衢史記疑問一卷、杭世駿史記考證七卷、梁玉繩史記志疑三十六卷(光緒間會稽章壽康刻本廣州局本)、吳非楚漢帝月表(開明書店二十五史補編本)、錢塘史記三書釋疑三卷(乾隆丁未四益齋本遼雅齋叢書本二十五史補編本)、王元啓史記三書正譌三卷(祇平居士集本)、又史記月表正譌一卷(廣州局本二十五史補編本)、汪越讀史記十表十卷(徐克范補，南陵徐乃昌影印康熙刻本二十五史補編本)、盧文昭史記惠景間侯者年表校補(二十五史補編本)、孫星衍史記天官書補目一卷(昭代叢書壬集本廣州局本二十五史補編本)又天官書考證十卷(未刊稿藏吳興勤處，有傳鈔本)、洪頤宣天官書補證(見篤軒文鈔卷七並有刊本)、張增讀史舉正(仰視千七百二十九鶴齋叢書本)、宋書升史記正譌(在二十四史正譌中有鈔本行世)、洪遵訂正史記真本(學海類編本)、章詒燕讀史靜言(道光十年刊本)、尙銘史記辨證(持雅堂全集本)、劉文淇楚漢諸侯疆域志三卷(廣州局本吳縣朱記榮刻本二十五史補編本)、金姓史記評林訂誤張文虎史記札記五卷、楊于果史漢箋論十卷等。此外如顧炎武的日知錄，趙翼的二十二史札記陔餘叢考，錢大昕的二十二史考

異，王鳴盛的十七史商榷、王念孫的讀書雜誌、錢泰吉的甘泉鄉人稿、曝書雜記等書，關於史記，都有精闢的考訂。至於史記的校刊，有錢泰吉史記校勘記（浙江圖書館藏五冊）、味經堂校記（光緒二十年陝甘味經刊書處校刊）、王昶友史記校（故宮博物院藏鈔本二冊）、張森楷史記新校註（稿本舊藏北平清華大學）、汪遠孫吳春昭校本（舊藏南京國學圖書館）、莫友芝錢求赤校本（傳增湘舊藏）、錢湘靈陸貽典校本（孫從添上善堂藏本）、盧文弨王國維校本（北平圖書館藏）、王太岳等校記（見四庫全書考證卷二十三至二十四，有聚珍版叢書本，皆正殿本之譌。）等書。惟清代學者，多以治經之餘力治史，故羣經多有新疏。史記以卷帙繁重，問題衆多，迄未有蒼總衆說，爲結賬式之總整理而殺青成書者。

近人研究史記之著作，有崔適史記探源八卷（北京大學排印本）、瞿方梅史記三家注補正八卷（載學衡第四十期至五十八期）李笠史記訂補八卷（自刻本，又訂補補遺載武漢大學文哲季刊第一期）、梁啟超史記解題及讀法（收飲冰室合集國學指導中）、繆鳳林史記探源正謬及讀史微言（載史學與地學雜誌）、朱師轍史記補注、胡韞玉史記漢書用字考證（並國學彙編本）、魯實先史記會註考證駁議（長沙湘芬書局印）、朱東潤史記考索（開明書店版）、施之勉漢史辨疑（民國四十三年中央文物供應社版）等書。聞最近教育部爲適應一般讀者需要，曾委託毛子水、屈萬里、勞幹、周法高等爲史記新注。（注六）

五、史記的版本

史記刊本以宋太宗淳化間刻本爲最古，當時已有校勘未精之誚。原書已不存，內容無從懸揣。今存者有仁宗景祐間刻國子監本，每半版十行，行十九字，僅有正文與集解。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有是書，原係江安傅增湘氏雙鑑樓得之於三晉舊家者，後歸中研院，全書四十冊，已運來臺灣。近胡偉克氏組織二十五史編刊館，影印仁壽本舊刊正史，史記即據此書攝影。其中配有南宋重刊北宋監版。天壤孤本，化身千萬，誠爲藝林盛事。神宗元豐及哲宗元祐中均有三家注合刊本，惟書已無存。其次爲南宋黃善夫本史記一百三十卷，亦合集解索隱正義爲一書，每半版十行，行十八字，注二十三字。目錄末有識語說：「集諸儒校本三十餘家，及五六友，澄思靜慮，讐對同異，是正舛訛，始甲寅之春，畢丙辰之夏，建安黃宗仁善夫謹啓。」甲寅爲光宗紹熙五年（一一九四），丙辰則寧宗廣元二年（一一九六）。民國二十五年上海商務印書館百衲本史記即影印此本，共三十冊，以館藏殘本，配以日本米澤上杉氏所藏，合爲足本。元明刻本較多。其較善者爲明震澤王氏本史記一百三十卷。書刊於嘉靖六年，序後有震澤王氏刻於恩褒四世之堂隸文木記，跋稱林山人王延喆識於七十二峯深處，以南宋初紹興刊物爲據。今有武昌官書局重刻本。明凌稚隆史記評林本一百三十卷，首有王世貞徐中行茅坤序，蓋神宗萬曆中刊，據凡例所述，頗收善本參校。錢泰吉亦稱其遠勝明監本。

清代流行的史記爲武英殿附考證本，亦稱經史館本或官本。初刊於乾隆四年（一七三九），首附乾隆十二年朔御製重刻二十

一史序。書以明監本爲據，校以當時所得善本。附以考證，成於張照、杭世駿、齊召南等手。殿版於道光四年（一八二四）修補，經淺學誤改不善。光緒間上海同文書局覆印殿版史記，以所得非初印本，字蹟漫漶，乃延人描使明顯，又書手非通人，過字不可解者，輒改以臆，謬謬不免。竹簡齋縮印，以同文爲據，錯字一仍其舊，以兩行合爲一行，有錯行者，有應另行而圖省紙，與前行並爲一者。至諸表則強以次葉附於前葉之下，乖舛不可究詰。惟民國五年商務印書館涵芬樓影印殿本，爲得其真。近臺北藝文印書館影印殿本史記，於民國四十四年四月出書，縮兩頁爲一頁，末附王念孫讀史記雜志，頗便利於讀者。同治十一年（六七二）江寧官書局校刊史記集解索隱正義，附張文虎校勘記五卷。集解索隱多據毛晉汲古閣本，正義多據王延誥本。當時據以參校者，有北宋本、南宋本、南宋建安蔡夢弼刻本、元中統本、明秦藩刻本、豐城游明刻本、金臺汪諒刻本、吳興凌稚隆刻本、並錢塘汪遠孫校宋本、海寧吳春照校柯本、乾隆四年武英殿本、校訂頗精。總計千餘年來，史記之單注及彙註者，在中土共刊五十四次，白文八次。其中凡宋刊九、元刊二、明刊十一、又白文六，清刊二十三，又白文二，民國影刊共九。各種節本不在內。（注七）

六、史記的海外流傳與影響

史記傳入日本，始於何時，今難斷言。吉備真備於唐玄宗天寶中來華，携歸日本者有三史櫃。三史者指史記漢書與東觀漢紀。續日本紀記天平寶字元年（唐肅宗至德二年西元七五七）十一月勅曰：「須講經者，經生者五經，傳生者三史。」又神護景雲三年（七六九）勅賜太宰府三史。續日本後紀記承和九年（八二四）勅使相摸武藏常陸等國，寫進三史。三代實錄記貞觀十七年（唐僖宗乾符二年西元八七五），四月清和帝始讀史記。寬平中藤原佐世著日本國現在書目，著錄裴駰集解本史記八十卷，司馬貞史記索隱三十卷、鄒誕生史記音、劉伯莊史記音義二十卷、陸蒙史記新論等書。寬平當唐昭宗時，史記各種音注，多已流傳於東土。王朝時代受唐代影響，朝紳士大夫，皆以史記漢書爲必讀書。室町時代，五山僧侶頗有喜讀史記者。近江人桃源瑞仙於錢寒清苦中，作史記抄二十九冊，其書成於文化七至九年（明成化十一至十三年）。又有僧壽桂號幻雲者，住建仁寺，曾爲史記幻雲抄，書成於明中葉（幻雲卒天文二年，即一五三三）。到德川時代，史記的讀者漸多。吉田素庵刊活字本史記，亦稱嵯峨本，以朝鮮重刻元彭寅翁刊本爲底本，是爲日本刊行史記之嚆矢。吉田卒元和九年（明天啓三年西元一六一三）。其後寬永十三年（明崇禎九年一六三六）有京都八尾版刊行明李光縉增補史記評林。寬文十三年（清康熙十一年西元一六七二）又有紅屋版，八尾版尤爲流行。研討史記，有所著述者，亦漸有其人。岡白駒有史記燭十卷、皆川愿有史記辰栴三卷、史記助字法二卷，恩田維周有史記辯誤五卷、史記補正五卷，中井積德有史記雕題二十三卷，松永德永有史記律曆補正一卷，巖崎彥博有史記三書管窺，古賀煜有史記匡謬稿一卷，多紀元堅有扁鵲倉公傳補注，安藤維寅有扁鵲倉公傳割解，香川藎臣有史記辯解一卷。

明治維新以後，文化大進，天皇進讀史記。史記之刊印，明治二年（一八六九）有水野忠順校鶴牧版，明治十六年（一八八三）有鳳文館版，依張裕釗本補記歸有光方苞二家說。大正八年（一九一九）早稻田大學出版部刊行史記國字解，本文加以訓點，生字生詞加以日語注釋，並逐段附以日語講義。編纂者爲該大學教授桂湖村、菊池晚香、松平康國、牧野藻洲四人。是書出，即日人之不解漢文者，亦得以通讀史記，爲史記通俗化一大進步。昭和七年至九年（一九三二至一九三四）有瀧川龜太郎之史記會注考證十冊印行。書末附總論一卷，輯錄史記各種關係文獻。其書以同治十一年江寧書局張文虎校本爲底本。引用書目，中土著作外，日人凡十八家，蓋欲爲史記注釋研究之結賬式整理，部別折衷，如王先謙之補注漢書，集解後漢書。正文下三家注照錄，以其所輯錄考索者爲考證。瀧川氏號資言，出雲人，畢業東京帝國大學古典科漢書課，受業於中村正直，島田重禮，重野安釋等，任職於仙臺東北大學，昭和九年自跋其書云：「大正二年，予得史記正義遺佚於東北大學，始有纂述之志。編摩多年，仙臺齋藤報恩會，捐財以充資料採訪之資，久保得二君校古鈔於秘閣，藤塚鄰君購新刊於燕京以贈。服部宇之吉市村瓚次郎二君，謀之東方文化學院刷印行世，校讐之勞，前則阿部吉雄君，後則勝又憲治郎君嘗之。」蓋歷二十餘年，始得成書。瀧川之書，用力頗勤，歷時亦久，東土詔爲傑作。惟限於見聞，拘於學力，疏失之處頗多。吾國梁隱君糾之於前，寧鄉魯實先教授著史記會注考證駁議一書，歷舉其體例未精，校勘未善，采輯未備，無所發明，立說疵謬，多所剽竊，去取不明等弊。書成於兩國戰爭中，不無感情語，而所糾正固多切當。東土學者能平情閱讀，必當引爲譯友。亦可知此類艱鉅工作，國人慎之又慎者，外國學者作起來，也容易有舉鼎絕續的結果。（注八）

日本模倣史記體例之著作，以水戶藩源光圀創議編輯之大日本史爲最重要。其書發凡起例由朱舜水弟子安積覺擔任。儒臣廣續，迄明治三十九年（一九〇六），始全部完成。爲書三百九十七卷，前後歷時二百五十年，本紀列傳表志具備，爲日本史部空前傑作，參考博而別擇精。其所借鏡者固爲吾國全部正史，而史記之影響尤深。其努力規撫史記文章，而頗有成功者爲賴山陽之日本外史。山陽字子成，藝州竹原人。外史二十二卷，始於源平，止於德川氏，以漢文述日本軍閥興衰，凡二十年而成。簡核明暢，縱橫變化，久保天隨謂深得龍門神髓，因而盛行於日本。在我國光緒元年前有廣東刻本，五年有上海刻本，二十八年有文賢閣石印本，上海刻本並有錢樸字子琴序文評贊。清史稿藝文志中列其書，蓋誤認爲華人著作。（注九）

韓國與我國地理接近，文化關係密切，史記傳入更早。以史記爲藍本的著作，有三國史記五十卷，是高麗仁宗朝命金富軾等編修的，分記高麗、百濟、新羅三國事。體裁分本紀、年表、志、列傳四項。書成於仁宗二十三年（南宋紹興十五年西元一一四五），金富軾號雷川，慶州人，以文章名世，官至翰林學士戶部尚書平章事。其次記王氏高麗四百多年的歷史有高麗史一百三十六卷，是鄭麟趾等奉世宗命編輯的，文宗元年（一四五二）編成。內容分世家、志、表、列傳四目。鄭麟趾字伯睢，河東人，文科狀元，官至大提學，領議政，以文章名世。（注十）

歐人之研究史記者，以法人沙晚（Edouard Chavannes 1865-1918）為最有名。氏生於里昂，畢業高等師範及東洋語學校。光緒十五年（一八八九）以研究遠東學術來華，任譯官於法使館。後歸國任巴黎法蘭西大學教授，選任為學士院會員。氏博雅多聞，考流沙墜簡，治元代俗文書，均得風氣之先。曾譯史記為法文名 *Les Mémoires Historiques de Se-ma Ts'en* 一八九五至一九五〇年，先後刊行五卷於巴黎，譯至孔子世家（原書卷四十七）而止。譯文附詳細注釋考證，為歐美治漢學者所推重。

七、史記的評論

史記流傳既久，讀者極多。贊歎謳歌的言論，記不勝記。指摘攻擊的說法也常有。這部傑作，特別值得提出的，我以為有以下三點。

1. 作者有雄偉的抱負，恢闊的眼光。他立志作通史，這部通史，上下古今，縱橫天下（當時所知道的天下），從政治軍事外交經濟文化社會，種種觀點看，應當記述的大事人物，全部包括於一部書裏。記述的方法分為人物中心，時間中心，問題中心，地域中心，四種方式，分成本紀世家列傳表志五種體裁，成為有機體的組織。後代的正史，一直不出他的規模。小有修正，不過如漢書之改書為志，晉書之改世家為載記之類。而且斷代為史的，失會通之意，不作表志的，更偏而不備，不但不能較史記更進一步，連史記的優點也不能全部學到。就是正史以外的書，如講典制的九通之類，不過是八書的擴大，編年的通鑑之類，就是本紀的充實化，問題中心的紀事本末體，像是新創了，其實史記的四夷傳，就是以地域問題為中心的寫法。司馬遷的創制，不但支配了兩千多年的正史，而且支配了所有中國的史書。宋朝鄭樵的通志序說：「仲尼既沒，諸子百家興焉。各效論語，以空言著書。至於歷代實迹，無所統繫。迨漢建元元封之後，司馬氏父子出焉。世司典籍，工於制作，故能上稽仲尼之意，會詩書左傳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之言，通黃帝、堯、舜，至於秦、漢之世，勒成一書，分為五體。本紀紀年，世家傳代，表以正歷，書以類事，傳以著人。使百代而下，史官不能易其法，學者不能捨其書。六經之後，惟有此作。故謂周公五百歲而有孔子、孔子五百歲而在斯乎。是其所自待者已不淺。」清趙翼在二十二史劄記裏說：「古者左氏記言，右史記事，言為尚書，事為春秋。其後沿為編年記事二種。記事者以一篇記一事，而不能統貫一代之全。編年者又不能即一人而各見其本末。司馬遷參酌古今，發凡起例，創為全史。本紀以序帝王，世家以記侯國，十表以繫時事，八書以詳制度，列傳以誌人物，然後一代君臣政事，賢否得失，總彙於一編之中。自此例一定，歷代作史者，遂不能出其範圍。信史家之極則也。」史記構想的卓越，影響的深遠，真是獨立千秋。

2. 作者有客觀的批評，教育的史識。他欲建立人類永久的是非，寄託教育理想於歷史。如信陵君傳力寫求人才不限於階

級，廉頗蔣相如傳寫和衷共濟之有益於國，李斯傳寫以循自全之終陷於禍，商鞅傳寫任法之流弊，外戚佞幸兩傳暗示漢代政治危機所伏，處處皆具深意。又篇目排列，亦別有會心，如本紀首唐虞，世家首吳泰伯，列傳首伯夷，皆含有表章讓德之意味。全書記事，惡而知其美，愛而知其惡，屏除忌諱，務求表現實際，如何奴傳不諱屈辱外交，項羽本紀於羽之仁厚殘暴，兩無曲筆，淮陰侯傳不但曲折寫其無負漢家，並傳目亦稱其爵而不名。至於傳游俠傳貨殖，傳扁鵲倉公，傳龜策日者，更可見其所欲表現者為全部社會史，而非僅為王侯貴人記功德歟後世。其用心之苦，表現之委曲，如蘇洵諫論所說：「遷之傳廉頗也，議救閔與之失不載焉，見之趙奢傳。傳鄼食其也，謀燒楚權之繆不載焉，見之留侯傳。夫廉頗鄼食其，皆功十而過一者也，後之庸人必曰，智如廉頗，辯如鄼食其，而十功不能贖一過，則將苦其難而怠矣。是故本傳晦之，而他傳發之，則其與善也，不亦隱而彰乎？遷論蘇秦，稱其智過人，不使獨蒙惡聲。論北宮伯子，多其愛人長者。夫秦、伯子，皆過十而功一者也。苟舉十以廢一，後之凶人必曰，蘇秦北宮伯子，雖有善不錄矣，吾復何望哉？是望其自新之路，而堅其肆惡之志者也。故於傳詳之，於論於贊復明之。則其懲惡也，不亦直而寬乎。」李笠史記訂補也說：「史臣敘事，有關於本傳而詳於他傳者，是曰互見。史公則以屬辭比事而互見焉。以避諱與嫉惡，不敢明言其非，不忍隱蔽其事，而互見焉。游俠傳，不詳朱家之事，而述於季布傳。高祖紀，不言過魯祀孔子，而著於孔子世家。此皆引物連類而舉遺漏者也。封禪書，盛推神鬼之異，而大宛傳云，張騫通大夏，惡睹本紀所謂崑崙者乎？又云，所有怪物，余不敢言之也。高祖紀，謂高祖豁達大度，而佞幸傳云，漢興，高祖至暴抗也。此皆惡犯忌諱，以難見錯出，而見正論也。」讀這種評論，可以理解作者欲「藏之名山，傳之其人」的用心。

3. 作者有文學的天才，絕代的技巧。班固說：「自劉向揚雄，博極羣書，皆稱選有良史之才，服其善序事理，辨而不華，質而不俚，其文直，其事核，不虛美，不隱惡，故謂之實錄。」其實這不足以盡司馬遷的長處。史記的記事好處在能抓住重點，放大而具體描寫，生動活潑，極像漫畫家的技巧。蕭正謙說：「子長同敘智者，子房有子房風姿，陳平有陳平風姿。同敘勇者，廉頗有廉頗面目，樊噲有樊噲面目。同敘刺客，豫讓之與專諸，弄政之與荊軻，纔出一語，乃覺口氣各不同。高祖本紀見寬仁之氣，動於紙上，項羽本紀覺啗噉叱咤來薄人。讀一部史記如直接當時人，親觀其事，親聞其語，使人乍喜乍愕，乍懼乍泣，不能自止，是子長敘事入神處。」蘇洵批評史記的四長說：「隱而彰，直而寬，簡而明，微而切。」洪邁自稱：「每展讀至魏世家蘇秦平原君魯仲連傳，未嘗不驚呼擊節，不自知其所以然。」呂祖謙謂：「太史公之書法，其指意之深遠，寄托之悠長，微而顯，絕而續，正而變，文見於此而起意於彼，若有魚龍之變化，不可得而蹤跡。」茅坤說：「屈宋以來，渾渾噩噩，如長江大谷，探之不窮，攬之不竭；而蘊藉百家，包括萬代者，司馬子長也。」程頤曾比較班固司馬遷之異同說：「子長著作，微情妙旨，寄之文字蹊徑之外。孟堅之文，情旨盡露於文字蹊徑之中。讀子長文，必越浮言者，始得其意，超文字者，乃解其宗。班氏之文章亦稱博雅，但一覽之餘，情辭俱盡，此班馬之分也。」讀了以上的批評，可以知道史記是一部有理想有

個性，奇詭含蓄，生動感人的文學作品，並不僅是一部古代的歷史書，所以能够萬古常新，雅俗共賞，具有使人百讀不厭的力量了。

〔附 注〕

(注一)參看史記太史公自序、漢書司馬遷傳、王國維太史公繫年考略(王靜庵遺書本)、張維樸太史公繫年考(民國十七年小雙寂齋叢書本)、鄭鶴聲司馬遷年譜(民國二十年上海商務印書館版)、張鵬一太史公年譜一卷附詞章文錄一卷(民國二十二年在山草堂刊本關隴叢書本)、楊慶堃太史公年譜(收史記通論中)、朱東潤太史公年譜訂證(收史記考索中開明書店版)、楊家駱太史公世系繫年太史公父子年譜(史記十八考之一冊，要略見新世紀高中國文選第五冊世界書局版)、李宗侗中國史學史第三章(現代國民基本知識叢書第二輯四十二年十一月版)。施之勉太史公行年考辨誤太史公昭帝初年尚在考(收漢史辨疑中)。

(注二)梁啟超史記解題及其讀法(飲冰室合集中文國學指導二種本中華書局版)、朱東潤史記終於太初考、史記紀表書世家傳說例、史記名稱考(史記考索中)、瀧川實言史記資料(史記會注考證第十冊附錄)、朱自清史記略讀指導大綱(略讀指導舉隅中，商務版)。

(注三)方苞讀史記八書、書禮書序後、樂書序後、封禪書序後、書史記十表後(均見望溪先生文集卷二)、崔適史記探原八卷(北京大學排印本)、梁啟超史記成書年代及後人補續竄亂之部分(收國學指導中)、瀧川實言史記附錄(收史記通論中)、朱東潤史記百三篇偽竄考(收史記考索中)。

(注四)錢大昕司馬貞張守節事歷(十駕齋養新錄)、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史記集解索隱、正義各條、瀧川氏史記總論集解索隱正義、朱東潤史記徐廣本異文考證、裴駰史記集解說例、司馬貞史記索隱說例、張守節史記正義說例、史記正義本異文考(以上均收史記考索中)。

(注五)瀧川實言史記流傳(收史記通論中)、明史藝文志史部。

(注六)參看清史稿藝文志二正史類、書目答問補正卷二正史。魯實先史記會注考證嚴謹所舉關係史記校注書文尤多。沈欽韓傳有史記疏證稿本，藏日本靜嘉堂文庫，見東洋歷史大辭典三冊，王先謙傳有史記旁證，存王氏家藏藥本。

(注七)百衲本史記張元濟前序後序及跋、錢基博版本通義(二十二年商務版)、岡本保孝史記傳本考、瀧川實言史記鈔本刊本、二十五史編刊館仁壽本二十五史樣本說明。

(注八)桂五十郎史記國字解發行要旨及解題、史記會注考證引用日本書目。梁隱評日人瀧川龜太郎史記會注考證一文見國書季刊一卷一期。魯實先史記會注考證嚴謹(楊樹達序，全書約十萬言，對於律歷發揮尤多。民國二十九年長沙湘芬書局版)。

(注九)加藤繁大日本史與中國史學(見日本史學史論叢中，東京富山房刊。中譯文見梁容若著中國文化東漸研究中，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版)。

(注十)朝鮮圖書解題，京城朝鮮通信社民國七年刊。